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八一回 施賢臣假扮香客 眾綠林群爭店房

話說施公與黃天霸、關小西、計全、何路通講話，忽聽廳外面有人大罵說：「店小二你這狗娘養的！明知太爺們來到，不能早去接駕。」說著要動手來打。店小二急忙跪下說：「太爺息怒，小人叫那上房人躲避就是。」那人說：「快去快去，你叫那香客即時讓過上房，否則殺將過去，性命不保。」小二連聲答應，抱頭鼠竄的去了；不進上房，竟自咕咚跑進內宅客堂，見了主人哽咽不止，放聲大哭，正不知所為何事。且說店主人姓劉名望山，祖居此地，幼讀詩書，稍知禮義；娶妻李氏亦能持家。當時見了小二慌張而來，慟哭不止，大家吃驚，連聲問道：「是誰難為與你？所因何事，如此悲慟？細細說來，我有主意。」小二見問，拭淚開言說道：「今有五位香客，俱有馬匹，讓在上房居住，豈不是一件好買賣？卻不想去年那伙惡霸，今天晚方才進店。被他一頓吆喝，罵個不了，硬要上房。我以好言答應說：上房早有香客住下。他立時抓住，拳打腳踢，鬧個不了，依舊不饒，立時要叫香客讓他上房。小人不才，請主人去作主。」劉望山聽這一段言詞，倒覺作難。且按劉望山之為人，縱有大難之事，自彼處之不甚難；其為人也慣於應酬，巧於機變，奔走趨承，隨高就低，因此有個綽號稱劉禱告。此時他同小二出了內宅不提。且說施大人在上房中，雖然不知原委，卻是件件聽真，心中納悶。天霸雖亦自沉吟不語。何路通、計全滿心不悅。關小西忍耐不住，叫聲：「眾弟兄們都聽見麼？天下哪有這等無情無理之事？哪有這等霸道行兇之人？我關某若不是保著總漕大人，定拿了他送到地方官處，鎖押正法，亦不為太過。」言還未盡，大人坐上帶笑開言說：「眾位英雄不必如此。事情看冷暖，莫逞一朝之忿，方是遠大之謀。」

正議論間，忽見一人走進房門，見了大人打躬行禮。眾人都帶笑謙讓。你道為何？一則康熙年間尚無頂戴之賜；二則大人與天霸諸人，俱是香客打扮。施大人是不知者不怪罪，故店主人一同對平常香客稱呼。當時行禮已畢，店主口尊：「列位爺台，小人有一事相商，不知肯容納否？」施大人故做不知，說是：「有話請講。」這劉望山本村人，都稱他劉禱告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專能弄乖使巧，心苦嘴甜，當時見問，說道：「□方香客爺們，我有一事，甚難出口。值此萬不得已，只得前來奉稟，准與不准，但求容申一言。外面來了幾個豪氣客官，甚是兇惡，不講禮義。去年香火之間，就住在這店裡，俱各騎跨大馬，身佩弓箭，好似兇神一般，還是硬要上房。望求爺們開恩，讓他一讓，小民舉家不敢忘恩。」說猶未了，那關小西早止不住，喊叫一聲，說是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可氣死我了！你快快出去，叫他前來搶奪上房，我關某不怕他三頭六臂，定要見個勝敗輸贏。理有短長，事有先後，天下哪有這樣不懂情理的人？這豈不是惹事，出人意意外？」店主聞聽這般言詞，只是發愣，不敢作聲，癡呆呆站立一旁。不言店主遲疑不決，再說何路通見了光景，開言說道：「店家，象你這等沒主意的，如何辦得了事？你再回去細細看他什麼模樣？姓甚名誰？或者是久闖江湖，聞名振耳，我們就讓他上房。他若是無名小姓，湊膽子欺壓平民的小輩，你叫他趕緊爬開，莫令老爺動怒，那時節玉石俱焚。快快出去問他。」

且說劉店主，人稱禱告，到此時無所祈禱，無門控告，嘴甜也不濟事，心苦也無所施。事到其間，只得強忍，思用反間之計，或者腦袋可保，也未可定。只得同小二來到廂房，雙膝跪倒，口尊：「太爺容稟一聲。」那些人正等得著急，見了店主，喊罵不絕，說：「狗娘養的！你有話快快說來。」劉望山口尊：「太爺不要動氣。不是小民怠慢，只因那小房住的香客，更加來得兇猛，出言不遜。他叫我問問爺們姓名，如果是天下馳名的，便可相讓；若是聲名不重，小民就不敢說了。」只是磕頭不語。那人越發著急，舉起刀背打到肩上。店主好不疼痛，「哎呀」一聲，他見刀舉起，只得爬半步說：「小民說是了。」那人喝道：「快快說來！」店主說：「那人言道：『若是無名小姓的，休想要住上房，叫你早早溜了為上；若稍遲慢，他便打進房來，碎屍萬段，馬匹全都留下。這是上房之人說的，小民一句也不敢虛言。』」那人聽罷，說是：「你且起去，與你無干。你回去說：太爺們本是江湖客，提起名來，天下皆聞。你叫他一步一拜磕上房來，便就無事；不然殺進上房，一刀一個，盡奪他們行囊財物，那時後悔也就遲了。」

店主聽罷，急轉上房，一句加兩句的訴說了一遍。施大人將始末根由思量，說：「此等必是綠林中人。眾伙計們不必與他較量，即讓了他上房，又便何妨，何鬚生此閒氣。不知你們意下如何？」小西聞聽大人一段言語，說：「我有一計可擒拿此輩，更無他慮。煩計大哥前去跟隨店東認他一認，果是江湖有名之人，其中必有認得的，那時便好晉接禮讓，不失義氣；倘若一位不識，必是無名小輩，土豪下流，那時再拿治罪，也不為遲。」施公聞言說：「此乃兩全之計，就煩神眼一往如何？」

計全帶笑起身，隨著店主往外行走不提。

且說店主劉禱告，此時心中一發疑惑，無所區處，想：「上房中這伙人的言語，也必不是好人，是我有眼無珠，不識好歹。虧得他們量寬，日後切不可想此外財。」正在胡思亂想，一抬頭時早聽得那人大罵說：「這忘八羔子！一去又是不來。」正罵時，隱隱似有兩人走進房來。店主旁邊一閃。後面計全抬頭舉目，看不真切，猛聽一人聲音甚是耳熟，忽然想起說道：「那不是公然李五爺麼？」李昆聞言忙答道：「你是何人，知吾草字？店家再點些燈來。」及時又點一燈。計全已到公然身旁，兩下一看。李昆連忙問道：「老仁兄因何至此，這一向可好？」

今於此地相逢，真乃萬幸。不知有何貴幹，到了此地？」神眼見問，口呼：「賢弟，想咱們哥們自從任邱縣內見面，多虧賢弟助咱，拿住了一枝桃。成功之後，扶保大人進京。聖上一見大喜，加封施公升為總漕之任，黃天霸升為副將，小西隨漕赴任，卻是參將。今日假滿出京，先派人天津理事。施大人扮作商人，暗暗訪查事情，今晚寓此店內。卻不想與賢弟相逢，真乃萬幸。不知賢弟因何到此？」李公然帶笑開言說：「愚弟此來，為別人事。這天津每因糧船一到，必要爭幫打仗。愚弟應邀約請，意在助一陣，因此方來。既是施公與眾好漢大駕到此，煩仁兄回稟，在下願求一見，不知如何？」神眼聞聽，連道：「好好，賢弟略候半刻，我回去一提，天霸必然出來迎接，就好拜見。」公然連稱：「不敢，但求容我拜見，三生有幸。」

神眼回身轉入上房，未及開言，天霸忙問道：「看看卻是誰？」計全說：「你料量著是誰？先猜上一猜。」天霸擺頭不知。計全說：「莫要性急，我給你一閃字，看你聰明如何？說起那屋裡，鬧的卻是個神。」天霸猛然省悟說：「莫不是神彈子李爺。」計全笑說：「正是此人。」天霸說：「既是公然，何不同來一見？」計全說：「他有此意，要求拜見大人，與賢弟們一會，因是許久不見，未敢造次，故遣計某前來回稟。」施公聞言說道：「李公然真異人也！自任邱縣拿謝虎的時節，合朱光祖助我成功，飄然而去，真是一塵不染。今於此地邂逅相逢，亦為有幸。黃副將理當出去接迎，前來一會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見天霸轉身出來，說：「李公然李五爺在哪裡？」李昆聞言說：「那不是黃老弟兄麼？」你看兩相趨承，一團話笑，真是同聲相應，敘離別渴想之情。公然遂將同伙人一一指出，都與天霸敘禮已畢。二人即轉身同進上房，參見大人，說：「言語上冒犯尊顏，伏望包涵為幸。」施公連忙說：「壯士請起，休得太謙。前者拿捉謝虎，多虧壯士助我成功，未當面謝，時刻不忘大德。今於此地相逢，真乃三生有幸。」李昆復又曲背躬身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外面還有在下同類之人，共□九個，皆是久仰大人賢德，無由拜謁，不知肯容納否？」施公開言說道：「人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；既與壯士相交，必然也是豪傑，請來一見，便有何妨？」李公然聞言告退出門，招呼朋友，一同進了上房，見了施公一齊跪倒，高叫：「大人在上，我等都不是好人，俱在綠林為響馬。今晚得見欽差大人，真乃萬幸。」大人說：「不必行禮，請坐。」眾寇聞聽，一齊起身，各按次序歸座。天霸又叫魚鷹子相見，各通姓名，序了年庚，互相問好。店東在外聽得這等稱呼，不等吩咐，忙叫小二擦抹桌椅，設擺杯箸，立刻叫人設擺酒席，明燈高燭，不亞如肉山酒海，設擺數桌。眾人敬施公首座，然後挨次坐下。眾人斟酒讓菜，滿屋的大說大笑，各吐衷情，盡傾肺腑。正在喧嘩之間，猛聽外面連連敲門。

不知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